

单位组织爬山。领队只给了我们三个小时的时间，一个小时上山，一个小时下山，山上游玩一小时。

爬了十几分钟，队伍就已经分化了，前面的人已经爬到了半山腰，我们几个年龄偏大的，腿力不够的，才爬了不到三分之一，大多已经气喘吁吁。不时还有人催，咱们要快点了。

前面却有人忽然停了下来。惊呼：“快看，一只松鼠！”

跟在后面的人，有几个也跟着停了下来，松鼠在哪儿？在哪儿？顺着最先停下来那个人的手指，在高大的松树上找。有人激动地喊，看见了，我也看见了。还有的人急得四处张望，我怎么看不见呢？

也有人只是瞄了一眼，就从停下来的人的身后，绕了过去，嘴里还嘟囔着：“松鼠有什么好看的，大惊小怪。”

还有人催促，还是快点爬山吧，大部队都快到山顶了，你们还有闲情，停下来看松鼠，再说山上的松鼠多着呢。

我也停了下来。我想喘口气，也想找到那只松鼠，看看它是怎么在松枝上攀爬跳跃的。很幸运，我一眼就找到了它。它攀在一根树枝上，小半个身体是藏在枝干后的，尾巴骄傲地翘着，像一截毛茸茸的不长叶子的小树枝。它也好奇地看着我们。这是一条旅游线路，每天爬山的人很多，它一定见惯了游客。但今天有好几个游客愿意停下来看看它，这一定让它有点意外，有点小惊喜，所以，它才愿意在某根松树枝上停下来，让他们看见它，让我们为它拍个照，顺便发到朋友圈。

我们三四个人，为半路上邂逅的

去年冬，我在家门口的绿化地摘了一颗山梔实，金红色浆果，比路上乌桕树的叶子还要鲜亮。一掰开，浓稠的鲜红果汁就流了一手。用水冲洗后，皮肤还是染上纯净的黄色——“御用黄”果不其然。

这个“知识点”是好几几年前，在西安一个小饭铺获得的。七月，热浪滚滚。等菜的时候，伙计来倒茶，那茶汤金红色，一股淡淡的清香，既不是茶叶的口感，也闻不出什么花的香味。好奇问掌柜，答是秦岭山梔子。梔子花会结果吗？掌柜拿出一包梔子，指头大小的绛红色果实，上面有几条突出的楞线，一端尖尖的，像大肚子小花瓶，闻起来还真有点梔子花香的厚味。掌柜的还说，梔子是一味好中药，能降压清脂泻火。还是一种天然染料，打从秦汉始，皇家御用的黄色布料都是梔子染的。

初见梔子花，是三十年前了。端午前后，在重庆的一个马路小菜场。

各色背篓里新鲜的菜蔬，是乡人刚从田里挑上来的，还带着雾都经久不散的露水。忽然微风吹来一种浓稠的香气，既野性又温润，循香觅见茅草叶扎着的几把绿白花，花型像荷，翠绿的叶子油亮亮的，摆在一个古朴的小竹簸箕里。“梔



为一只松鼠停下来

孙道荣



盛夏 董泽中 摄

这只小松鼠停下来，我们与它互看、互动了至少四五分钟。它那灵活而憨态的样子，让我们惊讶，开心，它肯定还偷走了我们一点疲惫。在与这只小松鼠挥手告别后，我们继续爬山。我们与前面的队伍，已经相距更远了，爬得最快的人，也许已经快到山顶了。有什么关系，与一只松鼠的偶遇，不也正是爬山的乐趣所在吗？

儿子小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出门散步，他总是走不了几步，就会停下来，也许是一只怯怯地冲他“喵喵”叫的流浪猫，也许是路边刚开的一朵花吸引

了他，也许是围着花朵飞的蝴蝶，让他着迷。有好几次，他走着走着，忽然停下来，蹲下身体，目光紧盯着地面。小区的道路上，能有什么呀？我们也蹲下来，蹲下来，你就能看见了，是一只蚂蚁，或几只蚂蚁，在搬一粒米一样的东西。蚂蚁吃力地搬着它，到了草丛边，儿子也撅着屁股，跟着走到了草丛边，他想看看蚂蚁，到底要搬到哪里去。有时候，他还会拔一根草，帮着将米粒往里挪挪，他的好心，却让蚂蚁们惊慌，到处去找米粒滚到哪儿去了。就这样，儿子能为一只蚂蚁，停下来，

几分钟，半个小时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

他停下来，是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，他停下来，是为了与它们打个招呼，陪它们玩一会，或者，只是安静地在一旁看一看它们。他的一天就过去了，他的童年就过去了，他的好奇，他的快乐，他的单纯，他的童心，却留了下来，永远陪伴着他。

有时候，我也会停下来。赶路的时候，我会忽然停下来，可能是为了仰头看看头顶上刚飞过去的一架飞机，也可能是为了看一眼路边一座老房子的屋檐，还可能仅仅是为了看一眼落日 and 晚霞，它天天落下去，天天映红西天，而我只在今天，为它停下了脚步；在单位忙碌的时候，我也会忽然停下来，对着我办公桌上放的那棵绿植，发呆，它的叶子那么嫩，滋养着我疲惫的双眼，有时候我还会走到窗边，本来我是想将窗户关上的，但我看到了一只鸟，在我们单位院子里飞来飞去，我便停了下来，我想看看它最后飞往哪里去了。

我们总有走不完的路，干不完的活，很多时候，我们活得像个陀螺。但我也会忽然停下来，为了一朵花，为了一片云，为了一只蚂蚁，为了一只鸟，为了一片叶子，为了一滴雨……我停下来，就是为了看一眼它们，陪一陪它们。如果我没有停下来，我就看不见它们，它们就仿佛与我无干。而它们，本也是我活着的一部分，不可或缺的那部分。就像一只蚂蚁之与一个儿童。

我无视它们已久，我不能再错过它们了，我要为它停下我总是形色匆匆的脚步，我停下来就看见了它，就像看见我自己。

人到中年，磨人精会梳头了，力道匀净，母亲闭着眼睛，很享受。母亲的头皮有点发红，灰白的头发多像苍茫的岁月——满头青丝怎么就不见踪迹了呢？我怜惜，喟叹，牛角梳上上下下，多想能一直给她梳到地老天荒，梳回那个美丽少女啊！我问她，戴朵梔子花可好？她羞涩一笑，说这辈子没戴过鲜花呢。四外公曾经跟我们讲过，母亲小时候可爱打扮了，绣花鞋，长辫子，扎个红色蝴蝶结，穿白衬衣黑背带裙，是个洋气的女学生。可是从我记事起，母亲一直是天天忙得脚不沾地、累得腿弯脚软的农妇，最省事的短发，旧得发白的老式衣服，脸晒得黝黑，哪还有洋气的影子？

那就试试！母亲眼睛盈满春水般的笑意，上扬的嘴角是鼓励，我懂。挑了一朵刚开的，摘了叶子，别在她的左耳畔。母亲仔细照了一会儿镜子，顾盼之间，转头凄然一笑：“老了，配不上这鲜铮铮的花。”

“不！”我声音大得吓了自己一跳。梔子花太鲜亮太逼人了，生生放大了母亲的枯萎。我这下意识的吼声，不知道是安慰母亲还是要吓退梔子花对母亲的打击。片刻的震惊之后，我抚定下来，母亲温婉，虽然被病魔折磨的脸庞清瘦萎黄，在饱满雪白的梔子花反衬下，却有一种长河落日，大漠孤烟般枯寂的静美。这枯寂让我大恸，静美让我心宁。我哆嗦着，从后背轻轻抱住了她，把脸贴在她散发着梔子花香的脸颊上，由衷地赞她：“阿娘，你真好看！”母亲羞涩地笑了，脸上飞起红晕。

这是她七十九年岁月里第一次戴上梔子花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
梔子花

魏芳芳

子花咧！”卖白菜的小妹声音又娇又脆：“自家屋头的，五毛钱一把。”重庆美人真多，肤如凝脂，唇红齿白，山雾滋养的美人也都爱梔子花，有的就握在手上，有的随手插进发髻。山城的坡道时缓时陡，迂回环复，逛街堪比爬山。那几日，常常见簪着梔子花的妙龄女子，光着雪白的手臂，迈着小鹿般轻盈的步子，爬高上低，如履平地。有的时候，人也没看到，就只有一段梔子香气，告诉你她们刚刚经过。

搬到上海后，我家小区西南角，有几棵大花梔子树，每年初夏，都会开很多的重瓣梔子花，和重庆卖的一样。浓雾般的香气从园中升起并且浮动，像一个迷宫，探进去，就会迷醉其中。梔子花期短，花开满后一两天就萎黄了，最好看的还是将开未开之时。端午节早晨，去门口菜场买了艾草菖蒲，回来的时候，我会折两三朵梔子花。大朵开在枝头的就让它开吧，我只挑枝条下掩着的才泛白的花蕾。回家后来不及先挂艾蒲，赶紧拿出梔子花，用流水冲去虫口——花心里的虫子几乎和花伴生，洗去叶片上的灰尘，插进春天装茶叶的小瓷罐中，瓷是雨过天青色，配上梔子的清白，初夏的热顿时就凉下来。梔子是扭旋花，最外层带着浅绿色螺旋纹，绽开后花瓣洁白无瑕，质地丰腴肥

腻，摸起来像厚厚的缎子。它的香也丰腴，令我想起重庆美人。

八年前六月初的黄梅天，突然得知母亲病重，得来上海住院。雨一直下，像是老天知晓一切，先哭给我看。我每天早出晚归，去医院陪她。在母亲身边，我们是彼此的良药。一天，我折了两枝梔子花带过去。母亲爱花，以前我们一起种过牵牛、粉豆、蜀葵和菊花，却从未种过梔子花。梔子花是母亲的稀客，她长久好奇地看着、闻着，眼里有莹澈的喜悦。梔子花香冲淡了来苏水的味道，病房有了鲜活的气息。

没有治疗的时候，我们谈老家的人和事。那么多的往事，那么多的疑问，若是母亲不在了，那些话题将会沉入地下，永远没有答案了啊。娘俩说话的时候，我给母亲梳头，像从前一样。我是母亲最小的闺女，天生就爱缠着她。只要母亲闲下来，或者坐着干活——剥玉米棒或者哪怕烧锅，我也能趴在她背上给她梳头。红色的塑料梳子，我高一下低一下乱扒，静电把头发扯飞，比不梳更乱。我还爱给母亲编辫子，反复徒劳地把母亲的短发攥成一把，捆上猴皮筋，弄得乱七八糟，扯着头皮疼。炎夏里母亲在门前树下网床上午休，我钻到网床下反复摆弄她的头发，母亲不胜其烦，却从未打过我，只是笑我“磨人精”。